





七拾五張也

弗明弗措一卷伴

高
中書漫錄

後人ノ原ハミルモノ
以下二冊ハミルモノ
甚シ宜ク抄

閒中謾錄

五

閒中謾錄五卷
宋王陽明先生著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高一

本書漫録

後人ノ

竊入

以下二冊

カ人ノ多シ

天甚し宜取捨



將以以掌議立崇文堂入侍時所以將相初見

關中掌議洪基其人也斗之斗斗斗

之斗斗斗以此量度之斗器遇先人斗由於崇

文堂入侍斗斗斗豈但為吾父親而用之斗斗

斗斗此後斗錢穀甲兵斗郡國重事斗任之斗

斗斗先人斗晝夜殫竭斗外幾廢寢食斗外忘

却私事斗斗斗但知國事斗外見我則每日聖

恩斗至重斗斗斗圖報無期斗斗斗斗斗我

斗斗早姬娘斗斗斗庚午年斗義昭斗誕降斗斗斗

直裰宮司又為表植之身不奉嚴曉計策之
已細察則無他人之已且有細穉養子而已以
無所忌憚之則無所操心之已父王寵愛之日
以隆重之身心長而志放恣之外大抵其
人外性品之女人中猜忌外歆羨他人之習耳
權勢之貪樂之有別之非凡事一皆出之四大
總謂之之唯於父王之外則執承其寵
愛之已之之外雖內人之外若信任之則悲
傷之之耳入世孫於掌中之外伴不得一時
活動之已憎惡之為世孫母之外渠欲為其母

至正吾於將來州為大妃之事乞猜忌之件甲
辰處分上做出之事乞猜忌世孫內外之間
和柔之件百條離間千條陰謀乞乞期為冰炭
於冰炭之間乞世孫外或近宮女乞乞生外室
塞之件俾不得開眼者乞乞乞乞乞件俾不
得生出嗣屬乞乞世孫之外家乞乞以凶計
乞乞之離間乞乞件世孫乞乞情疎於外家
乞乞乞此即己丑年別監事乞世孫外愛其
文人之件乞乞清院乞乞世孫乞乞世孫乞
希預訟事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但用權

王但漸從於渠王王他人是盡盤王王王
法門王王此何許人也王此皆宮運所關王王
天王何意王使有某年王外宗國幾為顛覆王
世道王王王又生出怪異之婦女王外壞亂
某年禍變之崇則東出於父子兩位之間王不
能循例王王王轉輾所致王余之平生刻骨
至恨王王王英朝王王王其子王王如是
為然王王王其於稍遠一脚之孫王王王又不知
王何如王王王龜柱之欲害於王側之幾微王在

之曰萬一此世孫也又不入於聖心之曰則彼
將如何為之手外世孫之安在外回悟聖之道
也專在於鄭妻也之故立余之在於名關之時
則萬事盡盡付托於人之外第無差違於聖
意以之正於世孫則立使之要待其以母之
視之如余之此之正情愾之非其時之以余
言為可以之也果然事輔佑之正言辭之極
盡為之之曰英廟則立外之依其人之所言之
外萬事盡盡聽之立外設有某事焉之曰之
此人之謂之曰可也之曰之則聽然之之曰之

維善之世至其人以毀之之世無所愛之世
孫是本來愛之之世以某年後則繼而不愛
之世其能鄭重之力以外欲為之則世孫
而差知之可以非如上所記之千載百怪
盡出之世其實則以余為世孫之苦心之
不能至誠善待其人之世之世世孫每老
不知其何如也至年間則無聖地之訛言
出之非以為東宮所以欲殺鄭重之世
藉之也其時之小朝則非無一毫此等意思
耳先人所以入對之世非此辭錄之也且

鎮定之道理之由之由小朝之由以為此
此等之事之由之由下手是於鄭覃良之由
之由俾為之鎮定之由之由鄭覃良之由感激

之由幸之由兩行蹟之由為修書之由外事機之
稍緩之由之由自然相親之由之由者之由於其侄婦
之由言先親可感之事之由之由使之奉以友愛之
之由人之由於先親之由親之以有精誠之由又
為之稱道之由之由鄭覃良死之後之由其家之由
長之由其人之由教學誼而成之由之由之情於先親
之由之由之由於余之由之由俾出先親之由之由

五

先親之仁慈之心外也其時則其人爲好待之時
以用享謹之時教之令其不入於怪異之令付或有所聞之言若此以無長之規
立交遊雜類之所聞是聞之令其當身是以真
情으로 教訓之令其善次之令其正於其人
에 如是如是之令其不如之令其好
오 如是如是自幼로 怪妄는 毒物이 다
非渠之親父兄이 오情其母之權勢로 고 早已
出驕傲放逸之心을 豈可果聞先親의 所訓
之令을 又會寬其毀渠於渠母의 惡을 止

外似於渠母也以為如何之正其人正好勝之
心也外不樂聞其言也子之過失之外其人則
辭色外顯然有異之於於余心外以為不宜之
也外於先親外雜以言也之願為之教之也非
秋族類外好意也易成也之此後之不相聞
之在外外因為之相絕之正未久之外連年
之外所愛女之子也其最重奇愛之也外無
可比之也外是純外日以隆盛之也外附從者
多之正誘者之多之正寵賤外於尊謙外入
之也各之於家之也外申午後甲寅外則是宜

禮官則在外如余之心至在外但欲其世孫之
垂良至在外每事至以禮法至至引導至至
以嚴正訓戒至至外以規箴之心外以為進退
味以重外至余又以慈母之至極之心至至惟
願當身之行身至至又但為逆耳之言至至本
來余之性外不能諂於人至外況於子息外則
為何好言而伊德至至外如許至至外為其姑母
以至此者至生殺禍福外盡在手中至外付從
其口至外至善為與不善外判於頃刻至外世孫
外豈不為之恐懼哉外如許至外通其權勢至

上畏懼之因緣之出於鄭妻則情入之也鄭
妻之附持其情之上欲求專任世孫之非以為
母之所任之非余之母之情是欲移去之非
自己而問之計較之則則甲申前此世孫之
祖母之來依之也其姑母之無可使權術之道
之也其宣禧宮不在之後之為事之無所忌憚
之也凡百之任意之也如是然後之非謬也
孫之非善為說辭於上而使之愛憐則之也世
孫之感恩自家之非精誠之息孫之非非矢
之也又於閨內之非所不著縷形之禽之妍美之

雪鞋之屬以好品刀劍之屬為佳兒女輩喜
 悅則互外獻之互以飲食言之互以關內循
 例飲食之外則別般飲食以於余則安在互以
 先親是尤不知此等事互以月衣服飲食玩好
 之物為所獻之互以互此世之被調訓者言
 以之互以互此為之互以外家互各別無
 所獻協情之物互以此兒女之心以漸之慈母
 互外家之無味互以其姑則為為情入羨愛之
 人互以前日則但知外家之情以次之減却互
 與之互以互自乙酉之冬互互進支之時以與其

姑母王燕存王公進且飯饌之澤如余若坐傍
王公則燕床王公或以爲此何王公飲食王公或以爲
如何視之王公王公不爲欺也王公王公以爲
余或言之王公王公不欲視之王公不欲知之
之意向王公出王公世孫王公十三四歲中
年王公王公不足察意王公王公正有人心王公
兄王公王公以余異於他人之情理王公信王公
王公王公梁州付托王公王公之母子情理
王公王公同爲之教訓王公王公輔佑之王公但
望王公王公王公以一心王公王公爲之王公王公

為當然於人情天理之事則以此人之意以忽
然如日之出外欲離間母子之外出此計較以定
非凶惡之計也雖然以此余有若不知者然之
也無所計之也外丙以春山英廟為患以踰月
彌留之也外移舍于中宮殿處所會祥殿之也
王鄭妻外世孫則其何盡為盡在月處之也
以過之也王鄭余則但於間安外候往來之也
何所知識之也王鄭時則龜賊與厚謹之為一
心之也中宮殿則自其世孫則其以好樣
遇之也王鄭妻欲離家余故之與中宮殿之

至混為一統之非此則龜賊與厚謹之相好故
也。一以如此如彼之非不言之中則於英朝則
至矣余先親之謂言時日之聞之也外日奔
來際遇之壯之日之疎遠之漸之不及出矣
日先親之在喪之三年之入齋之日之朝正
之日之謁見之人之有異之今日之其間
之許多謂言之無數出焉之且於子年之
厚謹之欲為水原府使之非其時領相之金致
仁之也之以送之乎領相之意之請於先親之
其也余亦別于先親之日先親之同若之日也

非惜一次為言曰以終為二十歲之規則任
五千名馬之職是請為之授之也則何實是貢
國之學乎又非愛渠之道也乎且終不為之
言之至乎且厚謹曰渠之年紀亦次之長成之
工聽他人之誘且欲用權之際則以前嫌水
原所使事外諸條之不為之好且上鄭妻也無
數納情於中宮殿之計極盡之且龜賊則父子
輩外厚謹曰明盡為一塊之田欲害余先親之
曰先親曰辭去後則又為重卜之至計權位
如前之至乎且英廟之聖恩是維甚感祝之

如此至已事已多彼輩下九為之忌至外鄭書下
聽其子與龜賊輩之言至已於先親則用如前
稱之也且置之今日為實之時明日為實之
外如俗談世十伐之本已也其外同至外
先親之寵遇漸衰至已也其外且以函要
之事至使一世人心之至波蕩則至已得余家
至至於此境則至曲折已兩以州縣見尉尉
其為附焉至已客里外勤止也美之至已其
世孫已以妹夫至愛憐之至至已其已田間
則其兒已殺蕩至外亭別監北草至已誤入已

無窮之工陪侍東宮之工互多有失體而之事
之工世孫之少年之心之工之嘉納之工之不
為退斥之工之即之工早到世孫之在於興政堂
之工之與余所在之處所之絕遠之工寂然不
知即之與恩之工以總管之工入直之時之工之入
謁而退之工之時之工鄭要之工握世孫於掌中之
工俾不得轉動之工雖一事之工不使自由之
之工之西宮之間之工使不和樂之工世孫之親
厚於妻家之工之工之猜忌而離間之工之工之
日靖源之工大寸金尚監之工之交厚謹之工之謀

主之時以尚豐之顏而也至清涼山家也姑置
之也已有先為離間外家之意也中州子也
世孫以愛與恩也乃也州什猜忌也所以一矢
射二也計至一日也夜來見余也乃為情談曰
世孫以威於與恩也非今番進宴之時也外方
妓女也為之言也進宴日州集所迫之妓女
是指示而使之監也乃也別監輩之所交
之漢也知之州也其外州多無狀之事也
豈有如彼之事也也人其想以前也外見之也
也自別監也也始作也外次也漸染也外如彼

之於川也。小人世孫。今始少年。以是則爲此
 等言。而聞之。且交彼無狀之輩。見之。誤入
 之。以則豈有如此之事。且以之。不處置此。且
 曉自大朝。且知之。且月。且某年。且復出。且是日
 斗於小人。以川付托。世孫之輔導。且至。且曰。今
 不爲之禁。且且。不可爲。且小人。以差達
 之。且且。言不好。且且。一箇子息。孤獨一身
 州。川爲。且且。爲國家。且非不得已。爲此。且且
 至。且若自知之。樣。且且。以爲此。別監輩。且且。應配
 之。且且。以。爲好。且且。以。力。且且。事不至於老。且

大至作好樣操制之時為好立領相州并之外
祖人欲諱則當諱之立別監輩是欲之立此
立依法是事之立至誠之立國人多失意之立
夏歎世孫之操之立密之細之引言之立今
之終身之痛某年事之當初之由於人不善輔
之立漸染於別監輩雜類之非次之至於彼境
之立恨之立但望世孫之善而又善之立日
人之言之如彼之立以余自直之心之立鄭妻
之立有請於世孫之立為當身而憂歎之立是
認之立頃之立豈知之立以此事之立離間之立且

待外祖之函計是也。截之。其年復出之。此
王公說話。其實箇畏怕。王公鄭重之如是。王公
所望余若不為之禁之。則鄭重一欲立已言。王
公於大朝則汨燭之人。則非起大羞端。王
無怪之。乃王公驚愕。王且忿怒。思州所為之
事。多作余將言之世孫。王公俾不得為之。王
以之。王鄭重又以為此事不可急達為之。
至王公次之為之。王公不至於援亂。王
休於領相。請法旦別監輩。王公王公書封
書而送之。王公解旦子弟輩。王公俾不知之。

上封書是給世孫嬖宦之身使金判國納
于領相前之秘密以爲之之外此漢道通
之之外金之此則至清涼之外亦爲之
罹之外之時是下月早七金則漢不聞知且函心
之之慮急不世孫之或爲誤入之非封書之給
金判書之言是石從之直封書于先親之外盡
此辭紹之此別監輩是之配之時亦在在
之先親之付以爲授亂之不可爲之之
之之子弟輩是力諫之非請之不施行之
之之金判書以驚愕之肝腸之外某年後出之言外

為世孫之苦心也。至是憂度奇別。至是終是不聽。
鄭妻亦激動余。至是領相州。升為國家。
不為軍當之事。至是時領相如彼。至是
時誤使世孫也。至是為誤入。至是望孰能漂之。
至是也。至是慨然歎之。據也。至是為之。至是余
九樹財。至是外三四日不食。至是奇別于先親。至
是萬一此漢輩。至是不為之法。至是世孫也畢。
竟誤入。至是余將生而何為。至是也。以死注是。
至是先親也。至是余欲起。至是也。不得。
至是外以為世孫之心也。至是置死生禍福於身。

外臣等因乞因乞制與清源相議乞乞
乞乞其時刑曹參判趙榮順乞乞及乞乞外
乞配別監輩乞乞事乞乞議論乞乞乞趙榮順乞乞初
則以為不可為乞乞乞乞終末乞乞聽先人之乞乞
乞乞以為帝王家乞乞有異乞乞乞將來乞乞事乞乞大
乞乞乞乞外大監乞乞付為國乞乞苦心血誠乞乞乞
置死生禍福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感激
乞乞乞乞乞世孫官別監輩乞乞逮捕乞乞乞乞乞
不問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賜恩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事至渠長言之至外於世孫之行實州欲為之
 無過之與之也余如是為之至日自家至以慈
 母之心至如是為之至當無之至以外祖為目
 之心恐有虧損於膚德至外如是為之至至外
 之宜當之事日少不為之如何至至外聽且云

至如小人之心也。其心也。在於余也。如是。憂
 歎也。正於世孫也。則也。衝動也。曰。此事。何至
 於此。之如是。至如彼。授亂。為之。非世上。則無
 不知者。至如抹樓下。一鳥。得為人乎。非稱以外
 祖。至不為之。羞。覆也。正欲。露出其過失。至如
 豈有。如彼之人。情也。至如。至如。尤激動。世孫之
 心。至如。其時。則世孫。為。鄭。要。則所。挫。至如。盡
 聽。且言。至如。曰。曰。以此。等之。言。至如。毀。世
 與外祖。至如。享。謹。至如。入。來。至如。非。多。為。其。所。害。於
 庸。德。至如。非。內。外。至如。挑。至如。至如。當。身。以。年。之。心。則

矣重外祖之心以粹然愛之且於母州升也
不當如何至曰豈非不愛其前且無間之心乎
然於其時州世孫川升盛怒外未安以無測量
之山以余還為之無涯之山余及先親以盡慮
其身為過於當身之上至令其斷之苦心以
豈可有心慮後日之事之時世孫川升至難為
之怒至山以於余山州為之之事外於外祖川
為之之事外如前之山以余之父也呂認以善為
之山以後是是豈可受一毫哉外其後乙未年
間州國樂以以為之到以己丑事至全然為未

安以以之始覺懷之先王登極以後則余
始盡去其首尾之工鄭要則其年復出之則
之之云云其畏懼之工循例之人之母為子而美之
江外之之心以盡有之則以試思之之之余經
其年禍變之工依一子之非國家重托之外則
與余私情之非欲抹_下盡美盡善之心外當何
如之之工外聽鄭要之言於舍將之工醫恤之
宵次以思且憂之工第一不其之工自大朝知
之之工其年復出之之工鄭要之工因
心憂易與_下畢竟使大朝知之之工

此第一出大差端。此時抹接下。至於何境乎。
以下世節。凡九為擲。之。非先親及平生之
情。以為不可施行。以。之。升。余欲殺金日
嵩。主。烟。於。嵩。置。主。付。金。日。嵩。則
以。自。直。之。心。之。至。為。之。事。之。不。鄭。要。州。陰。凶
之。計。之。於。余。州。之。勸。以。治。之。之。正。於。抹。樓。下。之
州。之。激。之。以。露。短。之。非。欲。離。間。母。與。外。家。之。事
之。之。重。之。之。可。念。及。其。外。紹。此。事。之。之。龜。賊。厚
誼。輩。之。揚。言。於。外。之。之。洪。氏。之。得。罪。於。世。孫
之。之。之。洪。氏。之。世。孫。之。之。外。家。而。扶。持。之。情。

無

世孫之憎也。洪家之可於世孫見疏之後
非擊洪之容易也。則此之可於是則所謂十學
士。則以怪異之輩。下漁龜賊厚。謹州新形勢之
不自外。至政教里之。則為士類之義人之。則之
非。故政余家之。非轉輾。至于此境。之。實則以
余手之。貽禍於先親之。之。到今惡之。之。則
余及先親之。皆為抹殺下之。血心之。無所愧
怍之。之。之。則余之。然也。之。實之不孝之罪
是萬死難贖之。之。之。先王之笑之。之。其時事
之。非。少年沒覺之時。之。之。舉論何為之。之。之。之。

果然有悔至其後以此言曰復
出矣但有赦然羞愧之色至且以為皆忘之
已久以之曰以重甲冊封事以趙榮順復官
至山且素色以端顏謂余曰趙榮順之事
以每如物在喉至今日以解配至極為
銘述以之至余以為果然多幸至余
家以以教喚之事至罪名以至重至其家以
以怨要之至可量耶以於心以不安至以無
所測量至以今復官至以賜之至以
中實事至以先王以以為趙榮順以本無

罪之可以其時時所鄭妻下某年以後出之
以威脅之言以行于世至天下因無止泊之處
之外為趙榮悅之罪至以寔是至寔至日中
其時則奉朝賀明外坐於司寇院至外諸大臣
其聽之廣州以為某年以後出之其以之
以立誰人的傳不其至司其人是何人且即學
謹及龜柱之父且鄭妻之甘則聞之至正果
此真的之至其撰于諸嘉則其時宰相之無聞之
者至其言又愛更至外以為此非坐司寇院之
之者以鄭廷漢之可以轉聞之至其傳播之

言以之其言以諸種之播出于分
明星因緣於鄭事龜賊車之云云外中間浮言
外立快知其奉朝賀之非也其奉朝
賀則何立猶曖昧之其況趙榮明何當
乎外到今是已其事也出場則其非為趙
榮明以之發明奉朝賀之非也其非
引余為先親感祝之云云之云云其以
此親之云云已其事也其悔之其某年後出
外以之其言是已知先親之曖昧之其何可
以知之其但鄭事則當初誤心之其欲離間母

子之間及外家情理之事一豈非西歷年外因
之故自此以後至人心世道不粹然憂之非
謹母子之自內應之至正龜賊父子叔侄之自
外圖謀之至正庚午年則始為誘出韓瑜之正
有辛卯壬辰之事至本年家誤為之相極則已
至事以正壬辰七月則龜賊之情中宮殿之正
上疏之後先王正其時則之以血誠之至欲救
外家之正正於鄭妻之心正厚謹則議論外龜
賊之意則之以為不能殺令外家以正正救先
親之正屢降嚴教于龜賊之正正所以後之

與中書殿無間之謂至要至工厚謹以龜柱外
同室先親之事轉而往至家至工龜柱之為
攻擊操之鄧要其前所任處所止止於中書
殿之至移去之其欲離去之其補以英善堂之
殿之至移去之其欲離去之其補以英善堂之
多之其講學之至極其勤之其不得建
史離於鄧要之其若以減然之其以此事
立觀之其鄧要之若有其及子息之其
知家室之滋味之其似不至於如許濁亂
之其可惜之其學謹之其稍識字之其行實

以體重之則壽特重之也世孫則什
之以不及己子之樣也三為之也此亦何敢
如是也則世孫其次之成長後則慮其入眼
於宮女輩之外雜內官以外至愛之也則上商
宜任使之也下審目也如電之也世孫則外雜
暫休之時也五不能放心以過之也上於兩宮
之間也禁酒之也自庚寅年為甚之外無形
迹非大版事也吹毛為疵之外以聞之也則其
間則實懷宮之事也逼迫之也舉措之太非千
百條中出可盡記也則世孫則其本本性品

以漢然之工難客之何琴瑟以不能密之
人其以之外人之手則握禍福而坐之於外限死
組澤內外之間之此維欽和樂底意存之望
豈敢為之之山之如許之非無可望嗣男之
愛之之取世一以何意之欲止宗社之先親
則兩宮琴瑟以和之非徒達生產之月司已盡
夜祝天之何入對之時唯是切諫之以不如是
之何之何之已其餘子弟輩之隨而憂歎之無
測量之之兩間之太如是其不之何恤其或有生
男之慶之之龜賦父子叔侄之微言播於外間

호기로는 以為世孫의身有大病호는 不能生育
은 確實知之호는 非逢人即說호는 尤爲人心
의 騷動호는 因기호는 其凶惡心術의 到今思호는
호는 外호는 大逆호는 此호는 世孫의 伎倆호는 如是無事
호는 正호는 不能堪호는 因기호는 此호는 故余家호는 順호는 호는
호는 正世孫호는 自非호는 史丈人호는 此호는 情入而妻愛호는 호는
호는 金基大호는 粗解文字호는 호는 出入春坊호는 호는
愛호는 호는 世孫妻家호는 호는 又欲滅호는 호는 其
間의 譖訴호는 無數호는 호는 嬪宮호는 使不在於興政
호는 호는 誘世孫호는 호는 意外호는 壬辰七月의 清

源曰喪逝之曰世孫曰執寢之曰下聞計之
人曰以仁孝慈愛之心則驚愕之非臨于其人
所在之處之曰辭色曰慘然之非淚或泣之
人曰哀矜之曰之曰余見而慰之之曰上慮其
驚之曰於節要之心則憐其已死之丈人之非
厚遇嫡室之曰或為之慮之非忽以為其事之何
大為大事之非至其如彼之曰但冒其人之形
貌之曰之曰余聞之之曰太可憐之曰余於其
時則不欲見惡於其人之心之曰之曰其言之凶
惡之曰之曰不去之非身生粟之曰之曰到彼何言

也。至今日。州醉字外。言是詳審。至。即今死人。
 是。何持而此。之。於。是。躬。而。為。是。至。中。至。中。節。事。
 至。於。函。心。州。以。為。函。心。以。至。外。至。顏。至。世。
 孫。辭。色。至。以。為。無。可。奈何。以。至。日。以。以。為。贖。罪。
 次。不。能。至。以。以。至。其。子。至。不。能。生。至。其。子。
 婦。外。孫。女。至。盡。為。婢。至。至。渠。之。梅。棘。至。至。此。
 罪。之。難。贖。以。以。至。以。召。然。為。不。求。之。至。至。渠。
 子。婦。為。名。至。以。健。暮。夜。之。中。州。坐。而。為。此。危。怕。
 之。聲。至。以。終。末。以。如。其。言。識。至。以。實。至。翼。常。
 至。至。鬼。神。以。若。侯。之。然。至。至。以。鄭。要。以。維。曰。人。

物之非異之非子態萬狀之可實之一婦女之
於閨內則其無狀之事以為之之非學謹之
也豈可出于涉朝廷而用權之意思之引之余
有知學謹以毒物之事之在衣年之自小朝
至不能做成溫幸之也將殺汝子之引之之
之引欲捉因學謹之引之也時之學謹之引之
歲之引得輩之必恒恤而少也拘恤之也唐虞
為之之事之思之之引有別之毒物之非也則
唐虞如是之引此漢之非庸劣者之引渠之善
且儼然之引之引入之引且驕慢放恣之引之

五牛不怕天不畏地。子川云欲除去君先親之
上渠獨用權之時排出渠母之子此好權
勢好勝多好人好猜忌之時母亡荀氏子之
言以咄咄即其地施行之時安亂之無教之
リ且母與子不應時相聚之時誤家國之事
天意之可怕而已。子厚謹外自外之欲用權
之利諸百僚是視若奴隸之時一世風靡非之。
事非余瀆在末席中。子望可盡道至。子以
之以顯出之大事。子言之之時庚寅辛卯間州
村同龜賊之時欲害先親之事。子為書可殺

之漢以主且以壬辰年通清事主論駁金致仁

之事主因測之之是日外英廟蕩平後之有何

通清官職之望以時交雜老小論主其擬入主

主不以純為之之規模以日其時以何為而鄭

存謹以主判之之通清大司成主之日入鍾

秀以首望主主下二望以皆老論以英廟

主主外未及察之之其日主事謹以主時以金

致仁金鍾秀之類主其政先親以主同心以主

致仁金鍾秀之類主其政先親以主同心以主

渠未及知主以主此亦不快主主渠亦小論

金渠之要家也亦少論之曰諸少論輩其誘
學謹之外曰純色通清之極為駭然之曰金
仁致輩用權之事之曰此不可任置置之曰厚
謹之曰言於渠母之外謂於英廟之曰英廟用之
付若以為偏論之曰通解之曰之聖心之曰
之曰金致仁之曰以蕩平之曰金在魯之子之曰率
從子鍾也之曰之曰為偏論之曰知之之曰付天恩
震思之之曰金致仁及鍾秀之曰盡極棘于鐵
島之曰之曰金致仁之曰至出案律解之曰望有
如許之事之曰之曰鍾秀之曰為人之曰來來與金家

不好者以余家已致疑之非也論先親及余而
知父之正至于叔弟則誘出厚誼之時之事以
之正叔弟之九受誼之非以血冤之之知之之
以世上則豈有如許孟浪之事引至吾家之人
不為無狀之引金致仁輩下憎惡之引以他事
之誣陷為罪之有之引外余家之亦老論之
引引豈有以老論通清之之為罪者引以時之
聖教以清流名流之為罪案之引世上則豈有以
清流名流之構罪之法乎引至以此事之余家
引引教喉厚誼之言之雜三尺童子引之不肯

信從之。山。還可笑。還可笑。天。之。也。今。家。止。初。
則以厚謹。之。王。幾。至。於。死。之。也。終。未。名。亦。以。厚。
謹。母。子。之。力。之。也。保。全。之。也。其。之。也。黃。廟。之。時。也。
之。也。急。去。之。理。之。也。其。條。霸。摩。以。去。之。也。其。畢。
竟。之。也。與。厚。謹。同。被。害。之。也。到。今。思。之。之。也。辛。卯。
年。州。先。親。之。難。被。禍。之。也。付。之。不。交。厚。謹。之。也。為。好。
之。也。曰。為。人。子。弟。之。也。目。前。州。見。父。兄。之。慘。禍。之。
也。非。豈。不。為。之。救。乎。之。都。是。鄭。妻。之。也。母。子。之。也。
前。生。之。業。竟。之。也。恨。歎。而。已。之。也。余。之。也。仲。父。之。
以。先。親。之。第。五。

余之仲父也他人以先親之弟且知其功
名之及之到實是不然也其登科初則英廟間
身自稱之以當大用人物也其也其也其後則
至稱之以勝於兄也其也其也其當身際遇其素
是隆重也其其後則先親之所遭同測之也其
也仲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間考好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平安監司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聖眷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為之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測之引何可行公官職之叫享謹用事之時何
何可貪富貴之引也以為之罪之叫當身也亦
當甘受之余亦一生慨然之事也以外至於以
乙未代理事之奉送名而被慘禍之至竟極痛
之也世上則豈有如許之事之引也乙未一年
相職行公之生引英廟之付之漸之篤老之也
人且享謹之其時之無權之引也其多難堪之事
之也且國榮之引也世孫之寵遇之引也壯之引也
無狀之事之引也仲父之素與果純之引也不好之
間之引也國榮之引也且輕薄駭妄之引也其時

之猶未知於東宮則有隱寵之且視之以宗族
一幼兒之此一藩是以爲永安尉子孫則豈知
出此亡物之以此家之子之且見渠之且
數次此責之以此國牒之其犯其毫末之
至親之之性品之且國牒之其來言于先
親之或奇別于仲父之之或通于吏判
之之請接官渠父渠述之之初是周
庶以去之之并三次來是之之不得已之
外折簡之之國牒之之坐待回報之之
而不來之之後當復來之之出去之之門

外則糾過所去回便之外取見其若書之仲
父曰若州以為非但病身而已以此狂症是定
可以授官之意立奇別之其不可奉承以
此見此立正其身青欲死而去之以此其
衝毒之立兼之其畢竟做出悖禍以國榮之其
於渠少為逼侵之言立其立其殺乃已之性之
其其所舍毒外當如何之其立其渠之平生一身
則合欲殺之心立其其其畢竟做出悖禍以仲
父罪名外阻戲代理之外其欲除去國榮之為
儲君之羽翼外其其其其為大罪案立其此一事

明證の存焉を以當身の孰於世路に正機證
を以異常を以初也則不知國體之形勢を
於如此に正此責之を以て終末は次々知
之に正し正憂其遇此漢之毒を以て正に次乙
未十月に美朝に正欲送國體濟州監照御
史に正し正引東宮に正俾不為之送を以て
仲父に奏之曰洪國體を春坊舊任の以て請政
送他文官に正し正其代に柳強の以て送
之に正國體を不送に正し正其代に實是有專制宮
傳之心を以て當此好機會を以て期送國體を濟

州之與之何為而得不得之與之聖壽世
高之與之疾候頻升之與之每事之多不分
據之時之與之有體國大臣之與之直請代理
以為當之與之其時事勢之與之孰無此
心之與之也其已巳年代理之由之也為事
皆生頻之與之今心之代理是知之若然雖之
聞代理二字之與之心腹之皆掉之與之聖候
之雖無餘地之與之山東宮之與之長者儲君之
之在之與之國本之堅固之與之國之安危之
不在之代理與不代理之與之英廟之與之代理

은下教을신後自内로鄭妻를以爲因之大事
이所不知라을이仲父는其時에鄭妻가從容
言于英朝가已久라不及知을이고或慮鄭妻
가使何權妄을이挑于英朝을이以代理로爲
網을고萬一處然奉承을이되出差端을이과는
을이은分明知을이고英朝代理之教가認以試
驗을을을이是懼을고惶恟을이但欲彌縫을
이以去을이이人事上으로何爲如此下教을
을이이人가爲臣子을이何敢奉承을이을이가
如是을이目前으로推過을고英朝게이이精

神曰漸々昏然也主外護護是盡意爲之也
其時出大莊試之令也主也主無事主下令
出也主也主廟朝宰相金鎮圭是藥房
提調是除授也此等傳教是皆下之也主
也主也主精神醒也主後悔也主何可頒
布也主也主也主時有也主此代理是爲欲
爲之也主也主也主也主也主也主也主
學識是雜不是也主也主此等事幾微也愈於
他人之性品也主豈有不奉承哉即席也主
以爲當身之功之理也主也主早非英廟之聖心

○丘以護諸王廷或之也此亦知之以鄭妻王
置陷阱之也畏懼欲避之也王畢竟為沮戲
之罪之也以其大臣屈節之如上所云王之
聖侯之沈綿之也王國勢之衰業之也○不請
代理之也其王執為罪案之也○正之堂之也
論之也當身之也雖遭慘禍之也○不以為寃之
也○外東宮之英明之也○外欲用權而沮戲
代理之也○外謂之以逆賊之也○豈有如許至寃
之事乎○仲父之妄言之也○乙未至月二十日入
侍○美廟之也○外以謂世孫之知國事乎○外吏

與判是知之乎外老論少論是知之乎外豈不
問哉外之乎仲文下對之曰老少論外世
彈引知之何為曰外之乎正奏之曰此所謂
不三必知耳以時則成罪也東在判五東實外
不必知也老少論五東實外不必知也國事也
東實外不必知也外謂之以三不必知也
五外實也英廟用外以一條式下問之外待
世對而為言外非也下外聖心所以初冲之至
知世孫五外外國事目記外在名判外記外老
少論外記外都不知也外問皆以五外見下教

以至今日仲父之所著之意也夫既言曰老少
論之言曰可以為老少論之外知之所為也
其所以大抵美廟曰子曰自剝愛世孫也
其間諸臣則過為稱道之言也則聖心則當
身之衰老也也其附從於東宮之外世
孫則外每於大朝所聽則勿為過稱道矣
其托之曰也約束之事也美廟則外望塞便論
之外老少論字是聖所稱道也子曰也
其諸臣等也不敢以拉老論少論之言也
仲父所見則若養之以東宮也老少論是若已知

之以主也。英廟用月如上段言而試之。至其
下以爲今之所大禁偏論也。世孫以知之乎。外
爲慮之。非以彌縫之言。至對之以世孫以知
之。何爲主。至其下。像想其事勢。至其下。
英廟用月。下閱之。其是東宮外東宮判也。
知之乎。外至其下。止之。而存在乎。外其仲父其
以爲東宮外東宮判也。知之。何爲。至其下。其外
至其下。又閱者。少論也。知之。其外至其下。止之。
而存在乎。外其知之。何爲。至對者。是待至其外。
又閱國事。是知之。其外至其外。又聞對者。至其外。

引造體至似不如是至該訓至不如是之理
至中其本上下酬酢之理此事至問至至且彼
事至問之至中其問因事至中其言外是乃
上教中其對答是未段話下者少論之至中其
知至何為至中其即下者至中其仲父之心則
東宮中其事至是盡知之中其不知中其差至中
聖心則至以為如何至中其不知中其至中其
前日中其道與之約至中其至老少論之事至中
似其至中其非當身至有物理之言至中其至中
至中其至中其至中其至中其至中其至中其

上所對者為三阪之外謂之以安殺外此也
此則為然也其外以此為逆賊也千萬暖昧
至正千萬冤痛也其當身外雜為被禍也其
其地下則甘望何可瞋目也其心則豈可服
卦外余於其時聞內事勢外世孫之膚意是
奇別也其知此意而存之也其曰仲父也知
膚意之如此也其正此失言也其為之也其
望余之無憂通之心也以為當何處去之也
如是也其家內也其奇別也其惺然也其煩
憂也其不預為之通奇也其又其外家也其有何

奉承은다是非가出る가그는鄭妻의潛間의入
은가그聖心의激惱은가그는避嫌難之道理
은九爲越越은外不爲議論于家内之故은
到今思之은時盡爲余然은余之罪인是何鄭
外不爲悔時不爲恨은은余家之人의仕宦
은多爲之은은富은壯은가사り金由來東
宮外家은은情東宮而藉勢은은濁亂朝廷은
은은此則爲罪은未可知矣은은外渠之用
權은은爲富貴은은人金情東宮은은是가人
可東宮의代理은은是가그는登極은은是가은

此無識教里之心也。尤為樂也。且東宮之外
俾不為之代理也。將依誰而欲為富貴乎。
聖侯也。九十箇老之境也。不知朝夕之計也。
不過目前也。故為用權也。且正於永望之東宮
也。欲為得罪也。此也。人情也。豈可有哉。外東
宮也。於外家也。未安也。且重顯出於辭色之事
也。無也。且自余不知也。且當身也。外東宮等內
也。也。認之以九執教里大權也。非切望之也。故
也。也。於東宮也。不利之言也。豈非人情天
理之外也。外也。且時英廟也。也。也。以為余也。眼昏

之外不能親手落点之使左右互付標之已
斷案公事之盡付於內官之手之景朝其
之外左右可乎外世弟可乎外之教是同之
吾亦欲任世孫之上之之其時領相韓
蓋募之皇恟之以為左右是無足憂也
之外其時以為安教之外同登于疏章
之其外韓蓋募之重大事件之外目前則
不敢遽然奉承之外彌縫之意之外其人
豈有他意之引之以安教之言之之與
仲父無異之論罪不奉代理之教之領左

相引皆為之同。至其所以到今之非韓相也，
為無瑕之完人。主臣仲父也，極登于殛業之，
以國之刑政之。至其所以如是班駁之，
以如是如是之故。至先王之憎之，至主臣衛之，
無可道之。至石礪山竅配之，時州為傳教之，
以重條罪目之。至無餘地論斷之，非使不得更
為人求世上之。其纏續之，至人其終也。其也
曰有逆情之。曰有異志之。此則為之。過矣。其決
是情外之。其也。其也。其也。此則有逆情有
異志之。其也。此之為之。過之。其決斷之。情外之。

五

言曰此之意以先王聖心之素有未安外家
者故至欲為之一次懲戒之此其所以外
何君坐其老母之亡欲止其外家之意此何在
乎此國榮之非血冤骨體也但欲用渠之
權之外自國之外家之宜其爛之威嚴而已則
渠之所知至無可殺之罪至以殺之之思想
以外豈可及生哉外傳教之外其處分至其後
已認之以蓋為磨勘之事至其所以丙申五月
外金鍾秀入京後誘國榮之外置之極道至
外外清淨至外渠之功此國榮外忠誠外尤為

此大之罪以之仲父發配後數三朔之內則
不復作某樣之罪之與之是以其罪之次：加
律之非畢竟受其大禍之罪以之豈不有甚於
初次發配時傳教乎則壬子五月造教則不知
知之言之是與薄須臾之同之非以爲不足爲罪
以之則其月此則政院日記則之必存焉則
之頒布之造說以之孰爲不見之與之則之薄
須臾之言是以殺父之千古冤獄之至至於誘
文冊則之亦有之之則雖無知之女子以之爲
之冤痛以之之則先王之爲明之也聖學

此文字之出處是無不可知之理。到此
而用此文字之生發。是以彼之事。至聖於如彼
之寬痛。亦主在下教。所以雖非余家之人。亦
至世上。則見此造說之人。其孰不知聖意
之所在乎。其時遂說。則為薄須臾之言。主
正丙申。三不必知。是無足為罪。至實。是以某年
事。至如是為之。亦主入而謂余曰。三不必
知之罪。是無可脫之道。至外世。問。主。到今
是歸之。在某年之事。至。主。使之脫之。容易
至。主。多事。至。主。余以為驚。

曰丙申事在千萬冤痛之曰某年之初不直似
此曰豈有如彼之言之乎曰以先王
以為稱某年之事之非以為如許如許之
事則難言之也外但曰某年罪之也曰罪名
之如許如許之不為收殺之乎至于後世
之說豈可知其何樣罪之某年之罪之甲子年
之欲為之盡釋之乎今當丙申之解釋之
之乎移送于某年之也之當待甲子之
之乎近來之尤為覺悟之乎無以為被禍之
大臣之之乎正若無故之之也以此當

為柱石元老之出處外此也又北當身則有
精誠之言及當身以好之之外每事是議論之
言而為之也又且又有其後此也又世路外
宗國則為主人之兩班公上英雄也以即今大
臣以外誰能當之也其在乎且當身以待人接
物之心規模外至若看夜之等事也外正皆
以為學之也又在於心聖心曰若認之以極
遠也與之可也此擬於聖者而言之也又
立丙申初頭則遭三才之禍也余之悲冤痛
酷也以此無可比也又余於此時則自決之也

豈可無別服舉措之計乎此之區之慈母之心
所以余為古所無之情理之艱辛養主上之非
見只為國君之正貴且慶幸之情誼為一不能
保全其身之愧有害於聖孝外為累於聖德之
無可道之以余量度之至今時則少年之非
耳未免國榮州所建蔽之非有此過之非以畢
竟之悔悟之非不遠之望之非外君之又忍
未能捐命之非若例事然以過之非之非中外
之人皆謂余以昏庸懦弱之非余豈不甘受哉
外果然先王之覺悟之非如上所言之非且

於甲子年。則盡釋全家之生。以仲父之事。而
同爲之。則不爲。其次爲丁寧之教。而此。則
余情之着金石。之非但。則此甲子之逢。同。而此
皆。之。之。之。天。尤。憎。余。之。之。家。運。之。去。益。不
塞。之。之。先。王。之。中。途。則。昇。遐。之。之。之。萬。事。一。皆
散。之。之。之。之。於。國。之。之。無。可。加。言。之。之。余。家。之
尤。爲。如。此。冤。酷。之。焉。在。之。之。之。余。維。婦。女。之。國
朝。野。史。繼。繹。者。之。之。多。見。之。之。之。之。吾。國。之。冤。獄
之。畢竟。之。無。不。伸。雪。者。之。之。之。至於。余。仲。父。事。之
萬。之。冤。痛。之。之。之。上。之。之。此。成。之。之。分。據。是。非。之

時唯應有解釋此老祖母至恨之時否亦在待
之否余不知生前州及見之以此書是雜於將
來余不在之後否主上以監之對唯必然感
動否亦解釋余三十三十年前之冤之否亦
祝天祝天之明宗朝也尹任之否以謂推戴
其女壻鳳城君之否亦徵兆外翰案之明
白成之否亦登之于寶鑑之否亦其冊也
登屏之否亦見之否時萬古所無之極近也
否亦早也孰敢言之否亦本是微事也
全然誣獄也公議齊發之否萬口一談

이以爲至寃이다호나成廟계오外猶以爲重
難호시다가恭懿大妃至寃호외호시호情誼
是奉承호外復官尹任호여기시니尹任이
於恭懿大妃계總外三才이호於成廟계가
는恭懿大妃가伯母시니恭懿大妃계오外總
外三才之寃痛호欲爲호伸雪호호시고
成廟계오外호伯母호心호慰慰爲호호爲此
事호여기호나至今外지爲恭懿大妃之情
事호外雪寃호호成廟處分이出於孝思호
公호是無不欽望之人호況奈仲父호與尹任

罪名之輕重判異之。余之主上之祖母
 以伯母之總外三寸鳴冤。且為之後。
 川邸今也。則祖母仲果其仲父之。乃余
 之情理。國之體面。不可以壹言之。且
 此事之先王。悔懷之外甲子。昭釋之。至
 乙斗之。至人聖教。度。丙申壬子兩次
 傳教。九為明證。此其事仲雪之。乃先
 王遺意。於先王。不安之。七趣趨之。
 事非也。至恭懿大妃干涉。尹任之事。以
 之外受誣罔。之。乃九欲伸雪尹任之。與

余亡於丙申七月仲父處分時傳教上
以為余以為如是此亡便是余同
為之殺亡此世上是不知亡余亡三寸被禍
則救亡亡亡或為然之樣亡亡知亡亡非以余
為倫紀之罪人亡亡非亡亡不得辭亡亡亡
萬古則豈有殺亡三寸亡亡亡以為然亡亡亡
亡人哉外余今則未亡亡非命盡亡亡亡亡為
一不能伸雪仲父而歸亡亡萬世則為殺三寸
之人亡非維鬼神亡亡亡無可容之則亡亡
恭懿大妃一時間誣害之冤痛亡虛何如哉外

恭懿大妃之感動任王之心也余雖誠意
淡薄之心豈不動得主上之心乎每有心焉
以姑也則以主上之任意已不得為之之時
余則氣力外漸有之且以嗟哉嗟哉但渺
漠而已耳

國榮公於壬辰之秋出登科之月今來自幼時
至時之月人立渠父果者公有狂病之外無
所教之月渠自狂妄虛浪之外嗜酒貪色之
上行實公全無之月於渠家則不能容之月
為一世之所棄公雖然之月果有才調之月
不能為之文之月強以為能公之月工機變之月
工敏捷之月工膽大之月工豪氣之月有之月剽悍
獨賊之月不畏天之月不怕地之月此狂童之
每以為天下萬事是渠欲盡為之月之月渠
之齊流之月驕慢之月未有不笑天者之月公之

科後數年行公翰林之外長虛禁中至以英廟
升至外愛之至至外每以爲余之孫子以之至
至東宮則外之年紀至相敵至至容貌至視
以愛憐之至機變之至敏捷之至世上則亂生
之時以東宮外一次見之至外至二次見之至
外自然深遇外隆重之至至極至無間至外
初也則此漢外出奸詐之至外於東宮外則似若
直諫然之至至實之所諫外皆不逆耳之言外
外遇之以強直之人在外交之激然後也無所
不至至外世孫外在於東宮外外下人外士夫

是相接之山也。其不過賓客官官而已。子之講學。以議論之。所能為何說。況朝廷間事及外間說話。豈敢酬酢一言半辭乎。外東宮之無味。吾嘗言之。何者。其遇國難之時。無所不盡之言。吾嘗言之。事之以神通。吾嘗言之。異外。其目前所愛之人。望官官之漸。踴躍之。但認國難以第一人之外。雖死。丈夫之氣。花妻婦之樣。以此於渠州為憎。其於渠州有怨。其於財或有責。渠者之明白地。則謂之奏之以誹謗。東宮

至正過慶渠之人物儼然之非正當
受名則見況世上有名之無輕輕薄者之尤為
過慶之少人豈可無人言之引上或有慶款中
官外親近希異之物之正或以為東宮之一時
密納渠之少人豈敢無狀之引之外甲午乙
未年間之家國榮之言引之人之憂患國
榮之非何日之當殺此漢正之渠何可不聽
乎引之即聞此等說話之入至以東宮毀謗
之引之差之引之所謂浮言引之引之即此事斗
世孫引之引之深在宮中之外不得見他人之引之

且但聞國策之言云云世孫川料太為所愛
之處則不察其漢之奸惡之情之云已盡為信
聽之云云世孫川料豈可盡洞知云云如
此則渠成千古所無之際遇云云以代理事云
渠能立大功云云登極後七八朔內則陞擢云
云為都承旨守禦使云云以宿衛大將云云大
關戶渠之所在處是為難云云宿衛所云補之
已盡為五軍門大將云云官職之名云五營都
總宿衛並訓練大將云云古今則望有
如許恩寵云如許功業云云以渠之心云云

無穀穀人之中則我家亦作頭被禍之
三寸以此責之會免是也此國牒
伯父果純少壯國余三寸之若仇讎之外恒
常有殺心以此之國牒初年政事之聽
渠伯父之言之其引州意以考余三寸之禍
九極之此外其四年之間則無臣節之事
外為安穀耳不能正直為之二事千萬條件
以此余居官中之外生可詳知之以此之
聽其權藉所傳之知聞之以此之禁申州之事
因外女之如渠之金庫之以此過之耳為渠

房捏調之外設外水刺之也。引渠之飯床之與
水刺本同設之也。同一樣而喫之也。上前則
什發慢之也。外大屋以下凌辱之也。無所測
量之也。以我祖先積德之也。豈意出此妖逆
乎。外國樂之初也。則猶以為小器也。本無什
引也。引大懷事之也。意所不及者也。引
鍾秀之也。比丙申五月。則始入來。之作為
國樂之子。之外盡做出千萬條。而意之憂。惟在
以此。豈但獨為國樂之罪而已哉。外鍾秀之也。
他漢引之。余之五寸。姑母之子。引其姑母。幼

時余之祖父所什愛之也。每稱其侄女之
外稱之。以收養父。主收養。母主之。及具姑
母之子。一生之。伯之鍾厚。上次之鍾秀。以家
宅。在在。於汨里。之。工情。詎無間。之。非。無異。於親
舅甥。之。到。自。前。及。國。婚。後。余。家。之。軒。赫。之。時。
又。正。渠。輩。之。稱。曰。宰相。家。之。人。之。自。高。以
儒。生。名。論。之。工。前。日。親。厚。之。情。之。愛。之。先
親。之。者。作。家。內。兒。輩。之。之。何。愛。以。兄。弟。之
外。或。此。責。之。之。工。或。教。誨。之。之。之。其。兄。弟。漸
漸。并。激。之。之。顯。然。情。之。之。是。阻。之。之。先。親。之。

又救其兄弟之命也。且多見其不近人情之情
態也。外且憂歎也。為之也。且是非也。為之也。
外且深悼也。含憾也。使聞其外。其外親也。何
也。以家內子侄教訓之一體也。為言以後也。外
也。或置之於心也。且其外也。其外也。其外也。
兄行列也。年為最高也。外親也。其外也。其外也。
所為之事也。且其外也。其外也。其外也。其外也。
外任時也。時也。所送也。其外也。其外也。其外也。
自別也。其外也。其外也。其外也。其外也。其外也。
丁亥年也。鍾身加資也。為通情也。其外也。其外也。
政

不肯立立抵死為限之外不為之事是衝動之
以渠本是放恣之欺世上而盜虛名之可以國
榮之心則鍾秀亦於渠若子弟然親近之且
若如隸然附使之且若婢妾然阿黨之且自
喜之且外通其意而言總計用之且以余家禍
憂之非鍾秀能以國榮之且也似不至於如
是之甚之且以國榮之以其安動之且無狀之
且無論某家引以渠睚眦之怨之且無數殺人
之且則鍾秀亦亦同為報渠之讎之且兩漢之怨
讎報復之且無論有罪無罪之且且無數殺之

之似也。後生等是國樂之教之也。一故是
累知其罪惡之鍾秀之千億化身之丑渠之
身是無所關係故至今外之鍾秀之罪案
是不能詳知之。實是以十分議論之。國樂
之罪惡是三四分。鍾秀之罪惡是六七分
也。余每於先王所以為國樂之事。非但
渠罪而已。實是鍾秀之罪。之。先王之
笑以為然。之。也。國樂之持其恩寵之。丑
不能厭渠之心。之。也。之。也。無狀之。也。猶以
為不足之。也。欲入渠之妹。之。也。渠欲為敘里之。

外以內外至無限欲行果之其渠之所謂忠臣
也 其時州中殷州所以鄭妻之離間之琴
瑟不能和合之其主上所以遇渠之由於
舊身外家之外視若骨肉至親之臣下其期以
和合坤經之勸之其是中實殷之其時州
二十六歲之其非有腹痛之其稱之以病
處之其下慈教之其兩殷之間不能為之
和合之其萬一渠之力外不及之其先王
之春秋也 其三十州無嗣屬之其公邊到其
棟擇此成篇子之外連有嗣屬之度之其其

祝願之也外為可也日忠出妖惡之計之外終
為十三歲之渠妹是入之何時長成之時見
其嗣當之也主號曰元嬖之也主官號是淑
昌之也主元字之意也主坤般所在之時
則主敵有以元字稱卑嬖之道理乎外天道神
明之主渠之罪惡之也主外已亥年外渠之
妹名地天也主國榮之不勝悍毒及穢懷之
外渠敢以渠妹之天死之也主致起於坤般之
外挑先王之外內般內人輩是主致提致主
外操劔之主主殺戮威勢之主刑酷刑之主鉤繫之

外期迫於內殿之外哉乎證証一及於內殿之
外間驕屑之無所不至之外都城百姓等之
以爲此漢是何日殺之生之外布聖上陽布聖
布井之至於鎖門逃走之使止之萬古此後
有如許極賊乎外渠之富貴之欲爲長享之
計是不成之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收威勢之復勅棟壁於名門之外外一半
分贖罪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外因情移於只家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棟壁之外外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族德相之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之子琰也。是拜北園官周。君張是完豐也。此
之非以為渠味之養子也。非以琰也。是為先王
之子也。正渠為其外家也。非欲為之。永享也。此
可知其無所見之漢也。此先王也。春秋未滿三
十也。此正渠也。無有也。此永沮見嗣續之路
也。此先王也。雖即一時壅蔽也。此適渠所欲為
之外。每事是從之也。此猶求為其身之言也。
見於其外也。至於此事也。非也。以先王聖
明也。豈不曉其妖惡之心。腸中非琰之稱兒
也。忽然事來也。此似若君王之子也。正渠之

甥侄王上之所親信使役之內官以扶持出入
之非幾乎東宮一體以共父祖之虛荒狂悖
之人物以以不知渠子之至此之可以為渠身
之大禍根本之因緣之外用權之工所謂宮
廟中則中衛官卒之用渠之所連姻之可以
有如許無知者乎外其時則余家所生輩其封
書於秋之外豈有如許國勢外如許舉措乎以
外之工憤慨受歎之是不勝之可以余對此舉
之外切痛之為竟之徹天極地之外於先王
以為此何樣事乎此何意思乎以之思羣之

抹樓下下篤志之以仕以有病患之
身身只只得子之願是無老少貴賤之是曰
抹樓下州宗社付托外如何之曰曰為三十
歲立多無子之曰曰焦悶之曰曰今時之為人
所制之時以不能生子之自判之曰曰此何事
也之曰曰余為之悲痛之曰曰其時之國樂形勢
若泰山之曰曰無可言之人之曰曰賤所之貞聖王
后殯所之地之為之之墓之稱之以仁明園
曰曰魂宮之孝徽宮之外之曰曰議政府以下進
者之曰曰行服制之曰曰其時諸臣之豈可辭

責乎外余獨為之憤痛之且余獨為之徹天之
非切齒不忍見之非逢則泣之且且見則撫而
傷痛傷痛之且先王之次之於彼漢州州
前後事見於史之似有覺悟之且且國榮
之且謂琰為甥外此之且於軍中則若東宮然推
節之且以為寢食之非情狀之且以凶殺之且
舉措之且以危怖之且先王何等英明之且且
之且坐不恤之且時坐不憤痛之且且國勢
之然之非不知彼為之且且余以至誠之且哀
痛之且之非廣嗣續之事之且料量之且之

見无物之可本是仁孝之心所以回想余之景
像及當身之世之非感動之正以為可之利
於余則為之之氣色之漸之九為至極之正
國聲之罪惡是九為快之正之九月也九月
使之致仕之正之以前所愛之事之欲為之終
此保全之正之正之正之致仕後所為之事一尤
極之致仕之正之正之正之致仕後所為之事
自死之正之正之正之正之致仕後所為之事
自國聲之正之正之正之正之致仕後所為之事
之初則以和德之正之正之正之致仕後所為之事

○以之非盡驅而殺之也非為罪於先王聖
德之罪一也○立於兩殿之俾不和合之
罪入渠之罪妹之非欲自尊富貴之罪
二也○立渠妹死後之阻嗣續之路之罪瑛是
美良子之非為東宮之罪渠欲為其外家之
非復為之永享之罪三也○立坤殿內
大是離刑之罪為之非期侵坤殿之罪受
誣服之罪於坤殿之罪欲行凶惡之計之罪其
罪四也○立其餘之向上之非無君無道之罪外
無禮不思之言之無教之罪余不為之

親見親聞之事以外皆可盡記之也。若為人臣
之中有一於此者，何如猶不免極刑之罪。是
國榮之身，何如前後古今之所不聞之千罪。
萬惡，何如盡載之。其所以終是臥席終身，是
之曰天道之無心，是豈不恨歟。之曰立鍾秀乃
自以為名論之，之曰之到初也。何阿諛於尊
謹之外，隨而區區圖仕宦之，之曰渠於泰
川縣監下直之日，何英朝之，之曰何草絲綿細
一匹，是使厚謹之，之曰出給之，之曰何冠帶之，
外着之，之曰之，之曰以渠之為便論之，之曰大末

快而認之。至外泰川縣監之姑舍。至工維末
職。即以此不可為之。至工部。忽然而有恩膏
之。山花厚謹。則不為之。阿諂。至工無所有。聲
氣。至時。里有如許之事。年。至工渠。本來見利
至時。趨入。至工使。兩。至工欲入。花厚謹。至工使
以。此總為。泰川縣監。而已。至工厚謹。至工使。此外
至工不受。至工鍾秀。至工還為。切齒。至工以。入。花
國。榮。至工國。榮。之。年。妖。為。惡。至工無不助。而。成
之。者。至工。國。榮。致。仕。之。時。則。渠。使。鍾。厚。至工為
挽。留。至工。疏。至工。國。之。親。臣。至工。出。處。約。在。山。之。

勢以此人不可一日無於朝廷也以此人渠
之兄弟初也則也設使見欺於國榮也以此
國榮也入琰也出德相之疏也俾不更爲
揀擇之舉措也出也以後則也迎也國榮之
意也非同爲之也國人皆曰逆賊也以此
也也引以山林也無迫不得已所爲之事
也非平安道也引上疏也非慮也或後
於人也也世上也豈有黨逆之名論也哉
其後也鍾秀也引也爲劄子也政擊國
榮也此則先王親使爲之者也一也每

於先王則謂爲外國榮之子也論駁渠
父之有也豈有如許之事乎也則先王則付以
爲此非渠之本心也也彼亦欲活之也無所
如何也也則余以爲千憂萬化之也也九尾
狐之同也漢之加也也則先王則笑而謂
形容之也也則先王則不知渠之
情態也也則無國榮以後也也國榮之前
事也也盡爲歸正也也如吾三寸之冤痛人之
伸雪之也也合當於天理之也也則慰勞人心
也也國榮則罪惡也也不爲分明顯出也也寬

痛之人是至今不為之雪銘之此則國榮
名維世之鍾秀乃傳國榮之心法也鍾
秀乃率國榮之自丙申初至着手之外
事皆利吾之事以無罪之人是以渠私
嫌之至謗國榮之外無數殺之之罪加於
國榮之工稱道內殿所無之病處之工國榮
之稱妹之入之之工張曰元媛之改之欲
奪坤位之工琰之善君子之外阻先王嗣續之
踐之外欲移宗國之計乃維即國榮之區心
計之其實計則鍾秀乃所教曜明分明之且

至以萬一不然之咎渠異於等閒朝臣之非
以千古所無之際遇之無所不敢言之至且無
不從之事以引國榮則前後事之無一次
言之至且至於德源渠兄之非為歟留疏
之非姑捨渠之欲增加功名之意思之至且至於
渠兄之非也則士非與國榮同心外豈不昭
然至引至渠之一生所業之無一次直言之於
國家至且非徒然矣此函意之事至且無矯枉之
事至且所為非攻洪氏外出微事至且則以揚
臂大談至且起入至且為古州豈有如許月帳

蝎之毒物也引王先王以盡知此漢之情狀也
在外曰特以居家則儉薄也王居官則不為
不貪虐也非人心是尤失之故王覆蓋之也
非欲保前日之情也外始終是如一也也引
也引渠所謂儉薄清廉也盡是矯情也也
世上州府誤使稱渠孝花母也也母之心是
欲推之也也母之四寸也宗舅至親也也
曰有罪也也世上州府非但渠為之也也
也也其母也也渠獨出頭也也非親母之從弟
也也也也也也前有孝誠也也世上也國榮

之事也哉盡知之也引鍾秀之事也猶且不
知也卫国縶木也虛皮肉也也鍾秀之實
也骨子也也故也同爲有事之時詳知之也
也也

Blank page with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余年七歲幸國川叔弟舅妹姪質以冰清玉
潔在外起出於凡類之也於父母則愛之
之也於余之所偏愛之不復道之也英朝則
之也入來之時唯憐之也之也與余仲弟之
兄弟是列立於前而行之也景慕官宦之
之也尤為之愛之也之也文學之風就
之也為大小科三場壯元之也文章才望之
之也諱之也諱之也於人余已聞知之也許
之也門戶之所望之也之也立身之也未久
之家內所遭風潮之也悶嘆極肩之也之也

以庚寅年卯間。先親之身。禍色。目以爲
急。之。余之思。龜柱。之。無可釋之道。之。且
於鄭妻。之。欲緩禍。機。之。其人之聽子之
言。之。且異於前。目。之。久。之。以。此。之。誤。之
之。動。得。之。難。之。且事勢。之。交。且子而說。之。之
之。非有昭釋之道理。之。先。元。之。仲。弟。之。以
何事。之。是。於。尊。謹。之。之。無。相。關。之。之。且。爲。尊。謹。之。之
所。憎。之。之。且。但有叔弟。之。之。志。趣。高。尚。之。之。且。規
模。謹。拙。之。之。外。不。染。於。富。貴。之。之。且。不。肯。爲。世
路。之。之。追。逐。之。之。外。世。上。之。無。親。舊。之。之。且。家。之。門。客。

至詳知客貌者。鮮之。以此爲人之。生
有欲爲。且卑鄙之事。之理。之。余之兄
弟。中年。紀。最。少。之。之。不。爲。厚。謹。之。所。憎。之。之
余。寄。書。於。渠。曰。古。人。之。爲。親。而。有。殺。身。之。孝
子。之。之。即。今。景。色。之。爲。親。之。非。結。交。厚。謹。之
之。救。門。戶。之。爲。可。之。之。且。厚。謹。之。之。以。翁。主。之
子。之。情。上。寵。之。之。且。樂。權。而。之。之。非。實。寺。之。之。非
之。之。之。一。時。之。厚。謹。之。之。用。血。接。之。之。爲。難。之。之。非
不。救。父。之。之。老。強。之。之。時。生。人。子。之。道。理。之。之。之。之。非
是。勸。之。之。叔。弟。初。也。則。限。死。而。從。之。之。之。之。禍。機

漸、迫致之外、閨門、湛、戚、外、在、花、朝、夕、之、工、余
之所、勸、之、尤、為、緊、急、之、工、叔、弟、迫、不、得、已、之、外
不、飲、身、之、工、親、尊、謹、之、外、免、先、親、之、悔、禍、之
外、之、工、叔、弟、見、憎、在、一、邊、之、此、姊、之、答、以、叔、弟
以、其、大、章、才、識、之、工、結、父、兄、而、立、朝、之、外、前、程
以、如、萬、里、之、工、以、其、連、艱、險、之、時、之、外、慮、先、親、之
禍、之、外、不、能、守、平、生、之、本、心、之、工、自、愧、交、尊、謹
盟、誓、於、心、之、外、以、為、家、若、平、安、之、工、身
欲、不、出、於、世、以、之、外、置、第、於、東、郊、之、工、寄、書
於、余、之、工、以、為、不、宜、遠、去、之、身、之、工、將、來、盤、桓

在外依奉闕下終身於泉石之下也。事字下
尚羅列於目之下。又叔弟之心。如許之。其
之交。事謹之。為父兄而然。其父兄之禍。此救
之。然之。又此。因緣之。作為一箇仕宦之。此
弘。負本心。之。正真箇是。負位。負祿之。往。州。同
歸。之。之。之。外。以。己。丑。年。壯。元。及。第。至。于。乙
未。年。之。七。年。內。之。素。所。歷。玉。堂。春。坊。三。四。次。外
之。無。應。教。通。清。之。事。之。之。豐。澤。間。之。無。所
之。外。任。一。事。之。之。欲。任。湖。堂。之。之。之。厭。辭
之。之。查。實。以。前。之。身。之。之。之。之。一。資。半

級是無增為之事之。交厚謹。非貪利。是花
此。昭然知之。以鄭妻之愛化外厚謹之奸巧
至。或家內之愛。惟一復出之。以。念慮之
外。此外。則用謀人。主。阻。誰人。主。以。誰為之。死
之。何。誰為之。生。是。一切。不干。涉。之。主。厚。謹。亦
無。所。論。之。此。則。一。世。所。共。知。外。人。外。歸。結。權
門。之。外。濁。亂。世。上。以。有。利。於。身。之。時。外。當。為。主
利。之。富。貴。功。名。之。外。則。無。之。引。叔。弟。之。以。上。地
處。外。以。其。文。學。之。主。為。壯。元。及。第。七。年。則。靜。坐
之。時。主。為。備。來。之。職。之。使。主。之。日。既。交。厚。

謹之外有利於渠身之工外之使上之使不為
一重要職其一品加資之使上之使於此一節
則叔弟一為父兄之外迫不得已親厚謹之
渠之身也則不為仕宦之外可知其果自本
心之意也尚書曰本皇妖邪之漢以渠教族
之立挾才之立親密於厚謹之叔弟於厚
謹在上則識其而自之非因親之往來之
叔弟之心則善惱也引忘厚謹之外尚書之
待之也乙未代理之後則出度科榜之
引率至諸賊崔錫恒以恭儉之子孫也三

人以此為之。公議駭憤。至乙卯一日。則尚

書以此來言曰。余亦上疏。崔造趙刺科。至乙卯。請

立乙卯。至乙卯。如何。至乙卯。是叔弟曰。君之地處

亦不得已。至乙卯。仕官。至乙卯。行公。至乙卯。出。至乙卯。上疏。至

乙卯。至乙卯。朝廷之事。至乙卯。崔造趙科舉之事。至乙卯。

果然。然。然。然。然。世上。自然。有公議。至乙卯。議

論之人。以許多有之。至乙卯。非君。則所干。預

以乙卯。尚書。以乙卯。色。至乙卯。不快。而去。至乙卯。

即時。徐有。至乙卯。上疏。出。至乙卯。尚書。以不能。為

其。上疏。至乙卯。數。三日。後。州。名。然。寄。書。至乙卯。

余於今日朝上疏之與上以疏奉之多主
不為之送之且上疏之條件大異之且騰送之
上以之且於他總之渠之上疏條目之是一字式
世列書之於堂字閣字之是八條目之且末
條之載字之請不用我里之言外以他條目之
皆但書一字之與上列至於載字條目之外之
騰送之其所論之文之以此則余家之載里也
故請者之之意外以叔弟之者之之且雖不知
何辭錄之且以渠之教部之且雖進之且駭愕且
為此論事之疏之外若焉之且君之自以為

善為之也。至則見之者，上必責之。至則見之者，上必責之。余
未知其善為疏也。使曰：其夕則見其上疏。
原本至王醫疏之外，即時寄書於其時太司
憲尹湯厚，使之使之請尚書好手鞠嚴問之。
其至王女兄尹相厚，使之力勸之。其至寄書
至尹湯厚，使之不為之。使之使之。此始終之叔弟
供報之時，則盡為詳奏。至王女時尚書之事外
其上疏條目諸字，則盡之。然本外則呈于仗前
之至勸湯厚，使之作鞠問尚書。使之使之。相
厚不知之。使之相厚，使之生存。使之使之。使之生存。

之相厚互為之參證至此至請與相厚而質之
尚書之疏是叔弟之驚駭痛迫之詞也且
與尚書有兩分也。不幸之不幸也。請討尚書
是百倍於他人之恨也。干涉尚書上疏之事
乃千萬曖昧之昭明明白也。且丁酉逆變之
出也。與此之相去也。惟以渠之推戴
是圖謀之也。渠之議論也。以為渠之威
望也。今雖不見用。而久之未久也。操其權也
也。也。也。則習渾之時也。將有與渠之便也
也。也。也。此世人之言也。不感說之也。也。也。

其曲折是雖三尺童子孰肯信聽至此
為一區計是誣陷也非言之也漢哥亦失
志也且能因之非為推戴謀議也至此為
誣陷也非此外此言之將來截獲也非當
其權也非此外此後則做事之非也與是
也非將來為大將也非渠則解釋於君王
也非有寵之時也非此外渠家一日盛
渠身也至此將來任也非渠之富貴也極
之意望也足矣也兒又以何意思圖謀推
戴乎外且設使彼漢哥亦為此不當理之

至正 於不知而望之叔弟妙川有何罪乎以是
以此叔弟本見憎於國榮之故至國榮以
外期欲害之之外禍色外至其無可奈何之
時所以以先王之聖德立立僅保一縷之
此其所以以先王之聖德立立僅保一縷之
復為人至正其時傳教是為之極盡之至
付供招外節：有條理之斷：無他意也
外極盡明白之求諸天理人情之至實
無此是之理至雖有可起之迹之付至
其心之付外為可起之迹初無此事之今

日川脫空之仲白其寬枉之由余有謁於
慈宮之顏以表其欣喜之至其時余月日
叔弟余之弟外君王之親屬主以此操之至
入於鞠在之自麗史至至于我朝引所
無之事以余於其時州痛寬悵悵之非
與躬親當之至無異之至感聖王之誠孝至
且暴自叔弟之至寬之非為完人之至
感祝之至以表其後則國榮之不在其
先王以漸之追悔則事之至於外三寸
華州刊著待之其日以尤加之至其

叔弟之以此書筆翰之至不見用於世上者
是尤為慘惜之外每為之輒道之至其且送
紙本之至其使之書之其外下為多數屏
風之至其當身之張之其外且余之贈之至
其且付壁畫及立春之使之書之其外付之
其且萬川明月主人之使之書之其外
為題板之其且自辛亥之始作奏差案之其
其往復之頻數之其且及仲弟表遊之後
亡尤為可至其外專托叔弟以問之其
其自丁巳年間之至以作手觀圖卷之事且擇且

正之事是蓋與叔弟相議之至天
札時日連續之昨一日一時至某次之
相見之時之密語氣像之以此之宰相之
至之並可當者之之維時沉寢之之
之畢竟之未之之非當如尹著東之之
工甲子年之之十四歲之優考之之
之文章之精切之之為當世之第一之
之之留學間之且置之之已知之之
心之文峰之之之近年之之作某文字之
之之送之之之傳之之評論之之之詩

包 俾考之賓韻之計天壤一也、隆重之
工賞與之職蓋之小誰貴之計之明考分
送之外傳之寄之計工文章之會永傳之計文
集之當考之刊行之計之計以此知之之計之
計工其餘別恩類、若家人父子之間之計
利不可盡記之計余家之計之無論老少之
工孰不被聖恩之計之計叔弟之尤奉
再生之人之計且被此特別之計者遇之計
焉辭之以為維棄身粉骨之計之無可報為
分之一之道之計之計於叔弟之計如是之計之

地關內、外之人皆歎美、之非所可知之者
主上、則雖冲年、則之生、可盡知、之生、則
主待余、則縷、之言、之生、且余本以至痛余家
之慟、之生、半生、之生、消肝腸、之生、以不得甲子年
丁亥、之期、約、之生、且生不多幸、之生、且生不可信、之
以、之生、到今、則家之平安、則有期、約、之生、以同生輩
下、之生、遊山中、之生、非沐浴聖君之恩、澤、之生、非無事
度餘年、之生、則望、之生、則以嗟、之生、之生、且生意、今
日、則失喪、先王、之生、且使叔弟、之生、受慘禍、之生、則
主、之生、庚申大喪、之生、特、則列名、余家之人、多數、之生、則

為宗族執事之乃已非好意即已其中州叔
弟入之曰之沈浪之以原相之在作函之
以函之之不可為之之非為結辭之先
王在宥之時之任官之正賞恩之正閣內出
入之無時任意為之之在羣臣中下不
敢言之以例者則先王不在之正之
此等跳踉放恣之事之雖交彼家之在
無可往來之事之外誤便往來之在有何
因感利時急之愛之出之正時刻之不忍之
若在呼吸之間之在外未及行入持官之正以

全情理至思想至望七十老人外當此慘境
在外呼天痛哭至死生未分是知之至悲也
言又因生之事於其時至為古則豈有如此
凶逆之漢乎且以爲余家之人豈不可盡入
外外之時不知外外獨叔弟是如是至外叔
弟維所遭同測至哭之至先王外親問至外王
洞然明釋至外原誣至明白仲是至外王先
王下教下九者照燭至外至登於續明義
錄至外一世下盡知之至外至循例之人至
外至引盡於三十年後外獨仇至外其然

在唯自古賢人君子，不幸一次罹於禍厄。
至唯維伸白，至外至為終身之累。至以
世上則生有如許凶論，至以先王以盡為
先親養養，至至未及刊行，至以忠地
上實，至以不能適當身，至非即時致命之
事，至凶盡至得付一絲，至以一身若死
人，至以於余心，則當此時，至非生意也
上州出榜，至以思先王，至非欲勉余進
痛之，至以欲其事之出抄，至非尤謹家
之事，至以八月自後，則在外任事者，以自

上皇出傳教之旨自內閣頒布外外之

於世道則如是凶惡之旨可畏之旨重之旨

之覺悟之旨先王の二十年の勤勞之旨生人

正六十餘篇御題下在之旨頒布之旨爲國

不爲之旨印刷之旨外重之旨本尊之旨出給

之旨云々以此余爲親之心外先王の懣

懣之旨此事是重之旨外余年外不保朝夕之

旨欲於生前外見其開刊之事外即外一卷

外未及盡印之旨外沈漫之旨凶惡之旨是奏

外因有紀極之旨外使之傳破印後之旨外余

見其頒布造說之人心骨之驚寒之肝肺
如裂之非如寒之無言之中則先親誣辱之
無可道之工字之白之即專為誣通凌辱余之
言之則余雖以無所歸之身世之似一老宮
人之先王之親母之渠維氣炎權勢震
動一世之渠亦於先王之北面之臣子
漢之仲也先王之母改之工誣辱如是之古
今天地之間則豈有如許憂憤之在上之
冲年之工國勢之危懼之如一髮之
引人心世道之益如是之不知父之工

不知君之工不知母之世
上之為之哀時使
之不免之哀上之東國之憂愁
與人倫則滅亡
之哀也余思之欲痛哭之時
先王在甯之時
付之奉孝養之時
見榮華之時
任其所
為而置之之時
所以外到今之時
外也余不當於
上下之時
官中則等閒之時
實易歸於余身則
朝廷問安藥房承候
下不當之時
不死之時
奄之時
所以外也
每為之悶然
之哀也到今如彼
之漢外逼辱余之時
期欲其速死之時
以外
而之時
也問安以外
稱之時
也為之時
也時則

於中心則坐不不滿乎哉外此則漸受辱之
也乃以先王以若有知之乃則於余身則如
是辱及之後也欲不受其問安之乃則余決斷
之乃則以漢山至於何地境之乃則余決斷
之乃則所謂朝廷問之乃則余房問安之乃則
不以快渠輩之心也且以安余之本分也乃則
山前乃則越趙之乃則因山後樂佐外緒榮
州官職外加資事之上統下連出之乃則以爲
逆孽乃則不可爲之乃則以韓用龜乃則以
漢山守礪是謂以逆種之時也先王以震怒之

至外孫子之一般也。其真孫也。逆種也。則外孫
也。出之也。逆種也。則其外也。則則其
子之孫子也。逆種也。則親女也。非逆種而何
也。自古史冊也。豈有如許凶惡為言之漢也。
則其未可知也。且結而李淵豎之疏也。先
親誣辱也。九為同測。其外無復餘地也。
余之形勢維甚。居弱也。外朝廷也。蓋侮余也。
其外也。不可禁也。心中也。萬事也。謝絕也。
其欲無所知也。外平哭後也。以人自高也。
其先王所在也。永春軒也。歸臥也。外以期畢。

命之亡余之死生何若夢之何所惜之非
甘心此冤忿而地過之何至月州欲為所
為之事之非於葉之房州以余不受問安之意
在讀書之書而出結之亡因來于永春斬之
外撫先王之迹之亡悲余身世之非號天痛
哭之亡號絕而卧之何至萬古之望有如
許光景之如許情理之何至嘉順宮之初也
何止止之何止終末之何至余事之慘然之非
救之莫止之何止於上殿之何知之何止亡大
怒大怒之何止多下屬之責教之亡其諫書

臣等不得出給制之由也自內廷制余之所
為之事必由外止之無恠之也外千之為
意外上殿外衝動之漢之無教之也其漢
之盡法也外擬議之也其外月念七日
外忽要之也外誘教下之也外叔弟之誘余之
外為此舉指之也三水遠窳之也其外
外壁之也內人輩外有罪之也捉致其兄之
外因北殿獄之也內司立治罪之也
外日稱余以先王之母之也其外望有如許之愛
事外主上之難日冲年之也其外驚愕之也其外

是豈可盡測量之也。余往永春軒之外欲
自盡之時。則主上臨于永春軒之外。不忍
來之。則主上在疎冷居廬之德。則待余之來
則主上工嘉順宮。則來之。外勸往之。則以余
柔弱之心。則幼冲主上之心。豈不忍傷之。則不
得已。為其所携。來之。使臣。只日一家之內
則似羞不知。則主上恠異。則主上入于上殿。則主上曰
何為而嚴教。若此。則主上。則主上欲知之。而
仰問之。主上。則主上殿。則以主上。今當舉措。則非君之
意。主上有激動者。則主上豈不為此。蓋分。則主上

之乎 凡此余之命途也 無所不閱 歷之也 無所
不當之事也 之也 悲哉 之也 先王也 若在之也
之也 豈敢有如是之事也 之也 仰天之也 之也 永嘆
之也 血淚流之也 之也 月隔之也 如塞之也 之也 君之也 又君
之也 以外以爲不當若皇之也 之也 之也 慷慨之也 之也
之也 主上之也 嘉順宮之也 之也 被之也 之也 見余之也 之也
當身之也 若遇中之也 之也 辭色之也 之也 低之也 之也 嚴教之也
還收之也 之也 元來此舉措之也 非但今當而已也 之也
先王在甯之時也 之也 見痛懷之事也 之也 時有之也
思想之也 之也 到爲事也 之也 盡情先王之也 之也 君耐

以過之。到今。先王不在。臣
王上。臣幼冲。臣余之哀。痛。臣
天。臣欲得死。所。臣次。臣當如許。之憂。特
之。先親。臣身之外。臣通。余身上。臣也。急。臣
余。豈有一時。欲生之心。臣引。臣大。臣忘。臣外。為此
舉措之事。臣余。家。臣人。臣豈或知之。臣余
雖不似。臣臣。為親之心。臣不。臣及。臣於。臣人。臣
臣七十。殘年。臣聽。誰。之誘。臣豈有。為此。之事。
之理。臣追思。之。臣可笑。臣臣。設使。聽。誰。人之
言。而。為。之。臣臣。臣余。所。為。之事。臣臣。罪。余。同。生。

至甲寅余立至於何境之事時余家之兄弟叔
 侄以多言曰何必獨為叔弟之罪案之至以望
 有如許之事乎外其後亡無所事至外不得已
 忍忿含冤之立縊之送日之曰余之謬書外
 上書于上殿之辭語下蓋於渠輩州為不容
 之罪以不能殺余洵憤之立欲代殺余叔弟之
 外以問安事至始為之衝動謀害之外畢竟
 臘月十八日誘教出之叔弟之禍色外日
 危急之外無餘地之立外大臣以下外來之外
 欲殺之立且欲為之攻擊之外欲滅外舅之

非也。此等罪名不必稱之。非欲徒然
殺之。乃萬古天地間。豈有如許虛無。孟浪
之事。而自自古。至冤痛被禍之人。以不為
不多。而然之。此仕宦之為之。其用
權之。與人。為人之生殺。通塞。其為世
上往來議論。其有。何所犯之事。其
非也。執之以罪。其叔弟。以前所遭。其
伸暴之。非渠之供招。及先王之下教。明白。其
非。無復可言者。其新執之。其罪。自是白。其地
其不當。為不似。其非。其無指。向。其稱之。以罪。

目之曰第一為祖之言。及以辛卯事。為罪案
以此。此以先親之緣。坐之謂之。之言。所誣
陷。是三十年後。則其子。則用緣。坐之事。上
世上。則豈或有之。之時。先王。於余先親。則
為誰。時於余。同生。則為誰。吾曰。先親。則同
生。則為誰。先王。則為祖。則曰。坐人之言。
乎。時。處。路。之。間。之。言。朝鮮。則豈有為祖之
人。乎。外。與。祖。之。言。并。舉。之。外。被。禍。之。言。古今
則。無。復。有。之。至。寬。之。言。欲。為。典禮。之。言。叔。弟
之。平。日。則。典禮。事。之。初。無。上。於。口。頭。之事。之。言。

學家內子弟之立立無酬酢之事之立或與誰
為典禮之事酬酢之立其立誰或聞之立其立
之有為之之實迹之立其立可知其立外不聞不
見之事是抑勒之立外應當如是為之立其立且
豈有如許之事之立締結匪類之立外自為窩
窟之立其立叔弟之家誤後三十年教執之
外與人不相通之立世所共知此亦自地誣
同之立西學之立無可誣入之道故立為言依
稀之立外能而置之立其立古今天地間之立豈有如
許誣之立其立叔弟本來為經術文章之立

故立不事博覽之外平日則不看雜書之外
三國誌水滸誌等書至無所看之外則看邪
書也豈或有聞其名之理之則立其前則止尚
不知邪學之在世上之故也此辛亥臘月
兄弟和觀之時則始聞大畧於先王之旨也
時則驚愕憂歎之外請痛禁之意至上奏之
言也到今則立記憶之則又言所謂邪學之
則其外惟鬼不逞之徒則所為之事則富貴
或戚里屬之人之外豈有為之之事之則況余
家之人以此等書豈豈豈有閱服之理乎外於西

學州南人少多入之今余家州三十年来禹
元讓不相知之中州南人是尤無所知之也蔡
濟恭是無聲息之也李家燧之也叔弟不平
生局目所不知之人之也吳成忠之也往來於
叔弟之外以為渠之祖先是如壽州復官當罰
之也然已得叔弟之力之也又招辭之也又復
之也然奏之也以此一言之也許多之言
可皆白之地誣罔之也老童為明證之也人其
如壽州被罪之時余之高祖以女司憲之
至休閑之外爭三日之也畢竟高祖分由

余爲祖而爲之^三。彼吳可哥輩^三世：認余
家以嫌家^三。渠之嫌家^三。雖欲往來^三。豈
有往來之路^三。吳姑壽^三。復官^三。先王
曰。聽叔弟之言^三。且施之^三。則叔弟之
權^三。壯^三。渠之三寸^三。豈不爲之後官^三。
主^三。無非借此等虛無^三。報之言^三。
無可更論^三。殺人之事^三。國之大事^三。况叔
弟^三。余之同氣^三。先王^三。外舅^三。設有彷彿^三。
罪狀^三。不可輕易爲^三。所謂^三。出之
罪名^三。一件^三。不成^三。除雜談^三。且^三。但欲

予思憶先王平日看待之事予之悲余情
理之全付為然之心予之不如是悲傷
之予之全余雖同極渙然之中予之主上仁孝
之心予有望於將來之予萬一不勝悲痛之
外自盡之時函往華州欲死余之心予之中
予君之而生之與之之冤痛而歸之同生之
無可復生之道予之全余之氣色外日以黃之
此不保朝夕之此生外之弟之至冤之不能
伸景之丑歸之時歸之之魂魄外之遺恨之結
之予之予之悠之蒼天外悠之蒼天外留余而在

乙巳年正月見月生仲寬三搦而死刊主生升書
夜間泣血祝壽而已至此

中之法。男子過十歲。之。咤不敢經宿於闕內。
之。一日。則。景慕宮。則。立。其。欲見叔弟。而。白。
之。則。其。及。置。累。之。外。官。有。何。不。恭。之。說。話。
之。則。叔弟。憤。不。入。來。之。臨。出。就。置。累。之。外。親。
之。入。而。見。之。之。曰。汝。事。剛。直。之。豈。不。保。
之。乎。外。之。書。贈。扇。面。之。事。之。如。昨。之。渠。
性。之。恭。順。之。無。邪。之。我。之。偏。愛。之。如。兒。之。
之。先。人。之。登。科。七。年。之。至。于。將。任。之。功。名。
之。赫。然。之。人。則。以。為。以。肺。腑。之。親。之。若。
是。之。外。宣。禧。宮。之。從。容。時。之。語。我。曰。御。

[illegible]



